

ONE FOR SORROW TWO FOR JOY

飞翔的鸟拒绝忧伤

[英] 克莱夫·伍德爾◎著 任溶溶◎译

在鸟类王国里，善良的鸟儿部落被邪恶势力笼罩，恶鸟侵犯了他们的领域，也剥夺了他们的自由与快乐，生存还是死亡，他们需要一位英雄……



人民文学出版社

ONE FOR SORROW
TWO FOR JOY

飞翔的鸟拒绝忧伤

[英] 克莱夫·伍德著
任溶溶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5-2039 号

ONE FOR SORROW TWO FOR JOY by CLIVE WOODALL

Copyright: ©2003 by CLIVE WOODALL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d Victor Ltd, C/O ANDREW NURN-

BERG ASSOCIATES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5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飞翔的鸟拒绝忧伤/(英)伍德尔著;任溶溶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ISBN 7-02-005173-1

I. 飞... II. ①伍... ②任... III. 长篇小说—英国—
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8402 号

飞翔的鸟拒绝忧伤

FEI XIANG DE NIAO JU JUE YOU SHANG

[英] 伍德尔 著 任溶溶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20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7

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ISBN 7-02-005173-1

定价 16.00 元

喜鹊是鸟类王国中最凶残的一支，他们在首领特拉斯卡的带领下屠杀异类，称王称霸。善良的鸟儿部落被邪恶势力笼罩，他们丧失了领地，也丧失了自由与快乐，生存还是死亡？他们需要一位英雄……

叽哩克是被屠杀的旅鸫中仅存的几只之一，虽然身材瘦小，却机智勇敢。他经历了千难万险，终于集合了智者猫头鹰、武士老鹰和其他所有受压迫的鸟儿，对喜鹊发起反攻。同时，他也邂逅了另一只旅鸫，与她产生了爱情……

在鸟类王国中，同样上演着一场悲欢离合。飞翔的鸟儿，不畏强暴；飞翔的鸟，拒绝忧伤。

任溶溶

原名任根娣，又名任

以奇。1923年生。广东省高鹤县人。

1945年在上海大夏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后，从事文学翻译工作。建国后曾在少年儿童出版社主管外国文学编辑工作。新时期以来任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审，编辑《外国文艺》杂志。用俄、英、意、日等多国语言翻译了大量外国儿童文学名著，同时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出版有儿童诗集《小孩子懂大事情》《给巨人的书》《我妈妈的故事》，童话集《“没头脑”和“不高兴”》和《任溶溶作品选》。

人物表

- 叽哩克(Kirrick)——旅鸱
- 波尔蒂雅(Portia)——叽哩克的伴侣
- 奥莉维亚(Olivia)——他们的女儿
- 梅里昂(Merion)——他们的儿子
- 安妮丝(Anisse)——鸱鸺
- 托马尔(Tomar)——猫头鹰会议的“大猫头鹰”
- 塞里瓦尔(Cerival)——原“大猫头鹰”
- 伊西德里斯(Isidris)——白猫头鹰(雪鸮)
- 凯特琳(Caitlin)——猫头鹰
- 斯莱金(Slyekin)——喜鹊暴君
- 特拉斯卡(Traska)——喜鹊阴谋家
- 达里尔(Darreal)——红鸢,老鹰的首领
- 斯托恩(Storne)——大金雕,大雕的首领
- 克拉肯(Kraken)——海鸥,鸥的首领
- 卡佳(Katya)——喜鹊姑娘
- 复仇小子(Venga)——卡佳的儿子
- 米奇(Mickey)——红腹灰雀
- 多纳尔(Donal)——冠鸦首领
- 芬巴尔(Finbar)——冠鸦
- 飞天舞(Swoop)——燕子

目 录

鸟 国 之 悲

第一章	3
第二章	12
第三章	20
第四章	28
第五章	39
第六章	50
第七章	58
第八章	67
第九章	72
第十章	80
第十一章	89
第十二章	100
第十三章	110
尾声	117

鸟 国 之 欢

第一章	121
第二章	129
第三章	136

第四章	143
第五章	150
第六章	157
第七章	164
第八章	172
第九章	179
第十章	184
第十一章	190
第十二章	196
第十三章	202
第十四章	208
尾声	215



ONE FOR SORROW

鸟 国 之 悲

第一章

叽哩克蹲在高高的栲树上，让浓密的叶子遮住，外面看不见，这样比较安全。这是一个明朗的春天早晨，他几乎忍不住要歌唱了，要庆祝漫长的严冬终于过去。可是叽哩克知道，做这样的蠢事有多么危险。歌唱的日子早已过去。他要想活着，就全靠他保持沉默。

叽哩克已经被追捕了好几个月。早先喜鹊他们还没这样穷凶极恶。他们天性懒惰，爱吃腐肉，总是不难找到吃的。可如今情况有点不同了。他们最近联成了网，大规模地拼命追捕。他们这样做，已经要了叽哩克的妻子西琳的命。她被迫得没有了力气，又是精疲力尽又是惊恐，最后没能躲掉。真是一转眼的工夫她就完了，血淋淋的。叽哩克亲眼目睹，心惊胆战，眼巴巴看着她被扯碎，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现在两个礼拜过去，悲伤的心情稍微好了一些——旅鵒天生本是快乐的鸟，可是他永远忘不了那些事。而且照叽哩克所知，在鸟国这里，他是惟一剩下来的一只旅鵒了。说实在的，几个月被追捕下来，除了西琳，他还没见过另一只旅鵒，而且没见过还会有一只旅鵒生存的痕迹。再把他杀掉，旅鵒这种鸟就真灭绝了。和这种鸟相近的鸟——麻雀、歌鵒、乌鵒——全不见了，只留下了记忆。整个鸟国全由喜鹊统治着，惟他们独尊。

喜鹊的数量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增加。他们在城市里取代了鸽子，在花园里取代了椋鸟，路旁不断地堆积起鸟类的腐肉。人类的数量不断增加，这是他们肆意破坏生态的后果。可是叽哩克感觉

到,有一种动力开始在指引他们。有一种作恶的本领使他们能征服几乎所有的其他鸟类。

叽哩克躲在那里,一阵孤寂袭来,这样的孤独让他有了思索的时间。和西琳在一起的时候只能一门心思顾着求生。自从她死了以后,就算是被迫逐得最紧张的时候,他也一个劲儿地在思索。他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让他不死甚至活到现在,一定是有道理的。想到西琳死了,他孤零零一个留下来,这迫使他要找到一个答案。

偷偷摸和急急风这两只凶恶的大喜鹊跳过了刚刚长满花草的田野。他们的眼睛对右边林带中的丝毫风吹草动都十分敏感,他们越来越拼命地巡视着。他们断定踪迹已经完全找不到了,可是由于害怕遭到惩罚,他们还是几个钟头几个钟头地守在那里,抱着渺茫的希望,祈祷能把那只仅存的旅鸫赶出来。他们知道假如捉不到这只旅鸫将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们见过折断的翅膀,被啄出的眼珠。嘴上不带点血他们就不敢回去。所以只好继续紧张的巡逻,监视着,时刻监视着。

叽哩克的神经紧张到了要绷断的程度。他已经一动不动地坐了好几个小时,几乎一动不动,饥渴得快要昏倒了。他的脚趾发麻抽筋,翅膀酸痛,很想张开来拍动一下,活活筋络。叽哩克知道,很快他就要继续前行,只是再拼命怕也飞不快,结果仍难逃脱。他也许就是西琳的翻版。他的抽筋越来越厉害,简直无法忍受。还是动动吧,虽然他根本不想动。

忽然他右边的田野中响起一声凄厉的尖叫。一只倒霉的兔子陷入了铁丝捕兽器,她痛苦的惨叫声只加速了不幸的来临。然而这叫声却救了叽哩克的命,因为那两只喜鹊扑向了落网的兔子,急于去享用到口的美餐。更要紧的是,这下他们嘴上带了血,可以回去交差了。可那只逃掉的旅鸫怎么办呢?很好办,反正他很可能就会碰上另一只食腐肉动物的,孤零零一只小鸟,无法繁衍后代那有什么了不起呢?

叽哩克朝北飞。这样慢慢地、小心翼翼地飞了好几天，他越往前飞，下面的农村越是明显地变得艰苦。树林没有了，变成一片片很陡的高低起伏的牧场，不时露出大岩石。他注意到没有人追踪他，但这可能只是暂时的宽限。喜鹊是极其恶毒、极其残忍的，他们绝不会放过他，让他就这样逃掉。

因此叽哩克单独飞行，尽量隐蔽，避免同别的动物接触，免得行踪被了解。他也没有明确地选择北方作为逃走的方向，他只是觉得往北方飞好。他一路飞一路想。他需要帮助。得有一个办法逃出他生存的噩梦。但怎么找到这个办法呢？

如果叽哩克能预见未来，他就真会吓坏。尽管这次飞行旅途艰险，但只是一个前奏而已，他在幅员广阔的鸟国，还要做三次更加艰险的飞行呢。对于这样一只小东西，这任务实在太艰巨了，但要活下去，却又非这样做不可。

飞了几个钟头以后，叽哩克觉得一定要先歇一会儿透透气了。不久前他看到了一条小溪，光闪闪的实在诱人，可是他飞过去了，要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降落。他觉得无比孤独，可还是小心地查看，确定这里没有别的动物。然后他悄悄地降落在河边一小丛山楂树上。他合上翅膀，舒舒服服地休息了一会儿。可是很快就忍不住了，跳到河边，把他闪亮的嘴伸到泛着涟漪的清澈水里，再仰起头，让凉水流进他的喉咙。

这样做真是太惬意了，他心满意足地喝了几口水，这才下水洗个澡。他用他这种鸟特有的劲头洗澡，用翅膀尖溅起水来，水珠在阳光下像钻石一样闪闪发光。

“看来你真入了迷了！”

叽哩克一下子僵住，吓坏了，可是他的翅膀太湿，一下子飞不起来。

“我是说，你洗澡洗得真入了迷了。”

说话的是只大鸟。她有一只墨黑的长长尖嘴，头上有一簇灰色的羽冠，脸颊上有明显的栗色羽毛。她是一只鸛鹇(pìtī)，叽哩

克飞下来时没有看见她正在水下觅食。

“我飞了很长的路。”

叽哩克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说话,这样做自己也觉得奇怪。可是他很想有个伴儿,可以过得正常些,因此没有退缩。

“我的名字叫安妮丝,”这鹈鹕说,“你是打哪儿来的?”

“我叫叽哩克,是老远从南方来的,趁着月黑一路飞来。”

安妮丝把他的话说了一下,接着问道:“那你要上什么地方去呢?”

“我也不知道上什么地方去,”叽哩克回答说,“我只是要飞离什么地方,也不知道飞去什么地方,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

“你是不是碰到什么麻烦啦?”

叽哩克从水边跳回来,张开翅膀让它们晾干,同时考虑怎么回答。尽管安妮丝那么大,可他本能地感到,跟她在一起再安全不过。她既不会追捕他,也不会出卖他。他是那么迫切地想要把自己的遭遇告诉她,把在心里憋了那么久的心事倾诉出来。不过她可靠吗?过去几个月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谨慎心理使他再一次忍住了。

“我遇到了很大的危险,安妮丝,我不愿意让你也遇到这种危险。你最好不要插手进来。谢谢你的好意,但是我必须走了。”

安妮丝难过地看着他,再问了一个问题。

“你在寻找什么啊,叽哩克?”

“智慧。”旅鸱回答说。

“要是这样的话,也许有一个人能够帮助你,”她斗胆回答他,“有一只老猫头鹰住在一个叫大密林的原始森林里,离这儿不太远。即使在他的同类中,他也被公认为是绝顶聪明的,也许他能给你你所寻求的答案。你迎着落日朝西飞去吧。那猫头鹰叫做托马尔,住在一棵弯曲的枞树里。告诉他是我叫你去的,我断定他会好好接待你。如果他跟我一样认为你的心是真诚的,他将会帮助你。”

“谢谢你,再见,”叽哩克叫着飞起来,飞走了,现在 he 有了方向。他的旅行现在有了目标。

.....

话说在城镇中的一个荒废的仓库里,急急风和偷偷摸这两只喜鹊正把他们编造的故事讲给聚会上的同伙听。聚会上共有三十多只喜鹊,全都急切地要听他们杀死又一只低级鸟类的详情。

急急风和偷偷摸受到他们同伙的敬仰,不由扬扬得意起来。他们详细描述他们花了多长时间追捕那只旅鹄。他们自吹自擂追寻猎物时的耐心、灵敏和足智多谋。最后,他们说叽哩克怎样终于在他被赶进去的那个林带中露脸,从隐蔽处出来,落到低矮灌木丛间。

急急风于是守在紧靠这旅鹄落脚地点前面,而偷偷摸飞过去降落到他的后面。急急风说他随即去戏弄他的敌人,把他赶过矮树丛。偷偷摸生动地描述这旅鹄死到临头,吓得魂飞魄散,求他们开恩饶命的样子,众喜鹊们不禁听得眉飞色舞。他们讲得活龙活现,邪恶地哈哈大笑,夸耀他们杀死这旅鹄时有多么血腥残忍。

“不错,这个故事非常有趣。”

所有的眼睛一下子转向高高蹲在他们左边一根发锈铁杆上的一只喜鹊。

对于旁观者来说,这位特拉斯卡和在场的其他喜鹊并没有什么两样。和其他喜鹊一样,他的眼睛和嘴是墨黑的,上半身大部分也这样黑。这和他肚子以及翅膀边缘的洁白形成强烈的对比。特拉斯卡的羽翼比起大多数喜鹊也许更有一种油光光的亮蓝色,但这只有在白天飞行时才能显现出来。而如今它们贴着他的背,微微横过他的腰部和长尾巴。

这可不是一只寻常的喜鹊。在同类中,他最让大家害怕又最招大家骂。一个施虐狂的恶头子,他在这鸟群中掌权还不久,才几个月罢了。他是谁也不认识,突然出现的。这样的鸟,通常早就给轰走了。可是特拉斯卡时机选择得好。他是一只极其聪明的喜鹊,不是偶然到这里来的。他发现这群鸟像个熟透了的果子,已经可以采摘了。他们的头子又老又弱——根本不是又狡猾又强暴的特拉斯卡的对手。特别是,特拉斯卡的政变是偷偷摸摸进行的,很

不光彩的。他趁对手在窝里熟睡时谋杀了他。他还用类似手法除掉了鸟群中两个主要人物。他们本是强壮喜鹊，只怪他们对原来的头子忠心耿耿。他们死了很可惜，不过特拉斯卡打一开头就决定，他的权威必须是绝对的，是毋庸置疑的。

从那一夜以后，特拉斯卡胁迫全体成员乖乖就范。任何不同意见都会受到惩处，没有好结果。特拉斯卡最后达到了他的目的。他那只群鸟在鸦鹊中臭名昭著。秃鼻乌鸦、渡鸦、寒鸦、鹁哥等等都知道他们，害怕他们。特拉斯卡的名气上升。他自信他的名字将无人不知，谁听到都要心惊胆战。

现在他的双眼无情地盯住下面两只倒霉的喜鹊。

“有趣，但是我可以斗胆猜想——它不太准确吧？”特拉斯卡用温和但是威胁性的口气说下去。

那两只喜鹊的神色马上大变。这种紧张气氛越来越凶险。当特拉斯卡说下去的时候，急急风和偷偷摸越来越垂头丧气了。

“如果说错了就纠正我。”没有人敢这样做。“不过我也跟小鸟接触过几次。”

这话引起了大笑。大家知道，特拉斯卡至少每种鸟——当然是比他小的鸟——都杀死过一只。

“一直以来我发现，旅鸫在最后关头总是朝高处走。高处，露天——在那里来一次殊死战。在地面上，他们的速度和机灵派不上用处。”

“不过他是想要躲起来而不是战斗。”偷偷摸反驳说。

“不错。照你说的故事是这么回事。不过我们一定都听说过旅鸫的勇敢。听说过一只这样的小鸟甚至把一头威胁他领土的大鹰赶走。这只叽哩克，最后一只旅鸫，他一定非常勇敢，非常机灵，因此才能活那么久。可你们告诉我们，说他在你们两个面前索索发抖，哀求开恩？”

特拉斯卡目光炯炯地盯住急急风和偷偷摸，用不屑口气说这最后几个字，让这两只喜鹊真是从头到尾巴毛都发凉了。其他喜

鹊马上生气地向他们这两只可怜巴巴的弟兄围拢来。

“等一等!”特拉斯卡用好声好气又略带讽刺的语调说,“他们也许还有另一个故事告诉我们……”

急急风和偷偷摸这一下知道,他们死定了。

就在这时候,叽哩克不费什么事就找到了大密林。一看到林了那么大,树那么密,里面阴阴暗暗,外面的日光变化对它简直一点没有影响,他心里有点怕。可是他一大着胆子进去,却很容易就找到了那棵弯曲枞树。有许多迹象表明这里有动物居住。树身里有一个乱糟糟的鸟窝,它下面有一地老鼠或是其它什么动物的骨头,可是那猫头鹰呢,却看不见。

叽哩克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办好。他断定没有谁跟踪他到这密林,可是他的高兴被这里的气氛一下子抵消了。这里让他感到自己多么渺小,多么孤单啊。他深感绝望,不禁哭了起来,也说不出为什么。实在太累了,他不知不觉睡过去了。

他在很轻的声音中醒来——是附近很轻的羽毛的簌簌声和爪子抓树枝的声音。两只不动的大眼睛低下来看着叽哩克,那只猫头鹰轻轻清了清他的嗓子。

“我对你感到奇怪,”这位托马尔说,“露天睡在一个陌生的危险地方,对于一只小鸟来说,实在不是一件聪明的事。”托马尔的声音低沉呆板,不过没有恶意。

叽哩克鼓起勇气,回答说:“谢谢你没有趁我做傻事的时候害我。请原谅我未经邀请,私自闯入你的地方。我的名字叫叽哩克,我是飞了很远的路前来看你的。”

“真的?那么告诉我,叽哩克,你来干什么呢?”

“我需要知道这世界到底怎么了。我长大以来一直逃来逃去,躲避没完没了的追捕。可早先不是这样的。我还记得些快活的日子,虽然过去了很久,都很难记清楚了。那些喜鹊为什么这样做呢?”